

面  
城  
樓  
集  
鈔

面城樓集鈔卷三

南海曾釗著 番禺陳璞編

延祐本文選跋

此元延祐池州刻本也文選李善注單行本宋有尤氏本元有此本而已 國初毛氏本偶從宋本校刊而廿五卷陸士龍答兄機詩注有向曰翰曰之文與此本正同殆卽據此本耶此本訂五十二冊爲卷六十今缺第廿七卷一冊俟鈔補完之道光戊申二月記

六家注文選跋

右六家注文選明嘉靖間袁氏娶以蜀本覆板字體匡

郭幾於亂真按知聖道齋讀書跋尾載宋本識二條一云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又識云河東裴氏考訂諸大家善本命工鏤於宋開慶辛酉季夏至咸淳甲戌仲春工畢把總鏤手曹仁今此本載前條而後一條無之蓋所據本偶缺也文選原三十卷五臣同惟李善分六十卷此本仍六十卷自當以李爲主陳仁子茶陵刻本六十卷以李善注爲首乃注內先載五臣後載善且往往偶善注同五臣又據五臣本偶善本作某皆於體例有乖然善與五臣表上本不同時題曰六家文選不曰六臣則較他本爲名稱其實耳戊申三月記

楊貞復雜著跋

右楊貞復先生著書凡七種先生號復所歸善人明儒學案節錄其證學編餘六種未詳也此抄經當時刊刻然今世罕傳本寶顏堂秘笈刻其孝經引證一卷此抄亦無之當補錄以備嶺南文獻戊申三月記

宋本昌黎集跋

右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宋明麻沙書坊刊本也卷一列一行云海菴朱先生考異留耕王先生音釋卷首又載凡例俾朱文公考異十卷在正集之外自爲一書留耕王先生倅南劍時併將考異附於正集

本文之下以便觀覽留耕先生又集諸家之善更定音釋猶未附入正集仍於逐卷之左空其下方以待竄補而觀者卽此較彼又爲未便今本宅所刊將南劍州官本爲據併將音釋附正集云云據此則今本匪特非朱子之舊併非留耕之舊矣近世所行韓文考異乃將凡例併卷一首行刪之致文公裔孫竟爲校梓欲以表揚祖業不重誣耶此本具載凡例猶可考見朱王及今本異同之故戊申三月重裝爰識卷末俾後人知其可貴如此若徒賞其體式古雅猶爲骨董家習氣耳余在京師曾見南劍不全原本以囊乏不能購歸此本凡例自

傳本宅又不自著其何氏當更爲詳考之勉士記於面  
城樓之東偏

元珠密語跋

右元珠密語不著錄於唐志 本朝四庫書目及各家  
書目亦不載惟宋志有素問六脉元珠密語一卷明文  
淵閣書目素問元珠一冊無卷數而錢遵王讀書敏求  
記又傳元珠密語十七卷卷數懸殊按宋林億校素問  
序云王氏元珠世無傳本今有元珠十卷冰自序亦傳  
十卷是則十卷爲原書宋志一字或十字之闕筆耳余  
藏有二本一從儀墨農半耕堂借錄十卷一從書估金

春山購得十七卷細核是書爲發明素問五運六氣而作素問所言有司天有在泉儀氏本終於對化司天三十法不及在泉是非全書也金氏本十一卷紀間化司天十二卷至十五卷紀在泉諸法十七卷六元還周紀發明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最詳備當爲王書原本所有而儀本缺之或後人因原書卷厚重故析十卷爲十七卷傳抄者偶得十卷殘本以爲與林億所傳合遂相傳錄耳金本有冰自序儀本無之亦殘缺之一證也然儀本少誤字今以儀本校金本凡文字異者注之脫者添之倒者乙之無者亡之皆硃識也其十一卷已後俟訪

得善本再校焉冰寶應中仕太僕令年八十餘以壽終  
見林億校素問注引人物傳而文獻通考作王冰後人  
多從之考冰仕評事杜工部有送其使南海詩爲大歷  
四年作今按冰此書自序云少精吾道苦志文儒後因  
則天理位而迺退志休儒是冰當武后稱皇帝時年已  
非少當在弱冠年也下距寶應元年恰八十餘歲若又  
於大歷四年使南海上距寶應元年則九十餘歲矣有  
是理乎 四庫書目提要不作王冰實爲卓識然仍據  
唐書宰相世系表謂非仕京兆府參軍全唐文小傳因  
之考唐表烏丸王氏下有名崇者京兆府參軍無王冰



其人不知提要何據或所據唐表漫漶冰字與崇字形  
近因之而誤歟

日本刊本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跋

右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日本所刊末題享保辛亥六月  
穀旦梓畢寬政三年辛亥六月再補享保辛亥當國  
朝康熙十年寬政辛亥當國朝雍正九年外藩人竟  
能畢志窮經可謂奇矣其書所引足利本多與中國所  
傳宋本合如左傳昭二十年皆未死而賜諡校云無未  
字而字與何義門所據不全宋本同孟子趙岐章指邵  
武士人疏不載汲古校本猶多缺此本每章具載章指

與徵波榭校梓宋本合固未可以外藩人輕之也儀徵  
相國督學浙江曾刻爲巾箱本此其原刻尤當寶藏之  
戊申三月記

呂衡州集跋

池北偶談載此集卷首有劉夢得序末附柳子厚故衡  
州刺史東平呂君誄此本無之然池北書庫本係馮乙  
蒼本則卷六卷七照目取英華文粹寫入固不如此本  
爲得其真耳己酉閏四月識

呂衡州集後跋

宋人萬卷菁華卷之二十九引魏鄭公贊爲唐宗臣致

唐无疆二語在此集卷九凌烟閣勲臣頌中據頌序云以河間元王爲讚首則是贊而非頌審矣當從萬卷譜華題作勲臣贊爲確辛亥四月又記

漢雋跋

右漢雋十卷無序文按直齋書錄解題括蒼林越撰而不言何時人據樓鑰序班馬字類嘗俾其書樓序作於淳熙壬寅則林越爲淳熙以前人也書錄解題言分類爲十五篇其書每卷五篇十卷爲五十篇書錄解題當爲傳刻者誤倒耳文獻通考亦作五十篇尤可爲證已酉中秋後五日

王臨川集跋

右王荊公臨川集一百卷宋紹興詹氏刊明覆板者也  
按文獻通考王臨川集一百三十卷與此卷數不同尤  
袤遂初堂書目有王文公臨川集又有王文公奏議此  
集不載奏議當是別爲編錄或文獻通考并奏議數之  
故多三十卷歟荆公文多用拗折之筆故其文峭刻如  
其爲人近人文章深入八比膏肓不求醫則已如有志  
治之此集爲對證藥也已酉九月朔讀畢識

清異錄跋

陶學士清異錄分上下二卷 國朝陳世修勉之刻頗

精緘按讀書敏求記此書四卷補遺一卷自詡全書攷  
陳氏書錄解題載此書二卷竝無補遺是則錢遵王本  
實經竄增非學士原書未可據以議陳勉之所刻之不  
全也庚戌四月記

### 文鑑跋

右文鑑一百五十卷宋時刻本經元時改印按此書成  
於淳熙六年而光宗諱亦加以□則其刻在光宗時可  
知也蓋當時所遇各諱皆空格寫廟諱及上諱等字後  
經刊補乃改寫惇擴等字故遇此數字皆占二格而敦  
廓等嫌名則空一格成公書成孝宗賜名皇朝文鑑今

二卷而餘闕皆同其跋云上元焦氏所藏宋本闕卷亦同然則此書無足本以四庫本爲善矣此本所增校勘間有脫誤不如近刻之詳然以其舊鈔終有佳處故竝存於笥以俟考道光三十年三月望記

萬卷菁華跋

右萬卷菁華前集八十卷後集七十八卷續集三十四卷無序跋亦不著撰人核其避宋諱嫌名匡耿恒徵讓樹頊桓構慎惇韓等字而不避昀字則是光宗時太學生徒所作也孝經論語自唐時已列爲經孟子列於經亦在北宋已前此書引歸子類中豈當時有此議不久

而復故史未詳耶書中分門極繁瑣似爲題解而作取  
便查檢而已近世流傳頗稀文淵閣書目止載十冊某  
竹堂書目止載五冊惟范氏天一閣前後續三集俱全  
或以其多習見之書少之然其中引孝經鈞命決尙書  
中候春秋演孔圖劉向洪範五行論春秋釋例三禮義  
宗五經通義五經異義五經要義五經析疑薛瑩漢記  
東觀漢記華嶠漢書劉昭補後志序漢書百官表注王  
隱晉書何法盛晉中興書曹嘉之晉紀劉向列仙傳帝  
王世紀三輔決錄注陳壽耆舊傳張隱文士傳汝南先  
賢傳晉起居注漢雜事記晉東宮舊事魚豢典畧時鑑

新書劉氏瑞應圖顧野王符瑞圖環濟要畧張華博物志梁元纂要玉燭寶典胡廣漢官漢舊儀應劭漢官儀翼鳳風角書風俗通白虎通桓譚新論唐三朝訓鑒唐職林慎子不下四五十種核之於今或全書已亡其存者或佚其句此書所引猶足以資考證第以碎寶埋沙礫中難於倉卒識拔耳此本爲明人舊鈔較天一閣書目後集缺七十九八十凡二卷續集缺十九二十二至一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凡六卷釗暇日披覽將所引孝經鈎命決春秋演孔圖春秋釋例東觀漢記漢舊儀胡廣漢官應劭漢官儀漢書百官表注風俗通白虎通



慎子博物志諸佚文鈎沉起墜簽識於各書中復詳記此書之後以俟他日採掇存亡書梗概可見宋人類書雖最下者猶有取如此不獨孝經論語列於子類爲足備異聞已也咸豐元年立夏後二日記

本事方跋

此書爲王陳梁所刻序無年月不知王陳梁何時人也四庫書目提要偶自明布傳甚少此刻每頁十六行殆元時刻耶每卷皆鈐以張鏞小印張鏞中永樂十八年鄉薦官至鹽運使以清苦名行間有朱筆校蓋卽鏞據宋本校者簡端墨筆論方藥極有理間有偶鈺按云

云其何姓氏則不可攷矣

嘉靖本詩經集傳跋

右詩集傳二十卷明嘉靖丙辰廣東所刻丙辰爲嘉靖三十五年是時學者尙嚴謹不敢妄改古本此刻如無使龍也吹牛羊下括不可畏也成不以富爰其適歸以篤于周祐幅幘旣長等文猶仍舊文爰其適歸句注云爰家語作奚想朱子原本如此較近刻集傳竟改者大逕庭矣近儒斥集傳以是歸過朱子蓋未得此舊刻讀之也頃因寫定毛詩畢并書數語卷末以諗讀集傳者咸豐元年五月

宋史新編跋

宋史新編二百卷明柯維祺撰序文已佚近世傳本頗少無從補錄卷首頁有翰林院印蓋乾隆間修四庫書時江蘇巡撫採進又有樂意軒吳氏藏書印吳氏名成德號懶菴其父號容齋藏書甚富北宋禮記單疏本其最著也與惠松崖徵君遊世偁璜川吳氏容齋卒後書稍散佚懶菴重自蒐羅築書樓三楹題曰樂意軒其孫名志忠號有堂亦好刻校古書余藏正德本孫可之集有堂手校字小如蜂蟻端楷可愛然則吳氏讀書蓋數世矣辛亥五月記

周盤銘跋

右盤爲斌觀察

良

物此拓本則琅嬛仙館所藏也其銘

云惟王一月辛酉晉侯告平戎既覲於王按左傳僖十一年秋晉侯平戎於王彼晉侯爲晉惠公此銘有廼祖文公之文又事在一月則非惠公審矣成公元年傳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彼晉侯爲晉景公據杜征南長厯是年一月甲子朔辛酉在二月則一月不得有辛酉此銘云一月辛酉又非景公審矣襄公四年傳云冬無終子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下云使魏絳盟諸戎長厯襄公五年一月戊午朔下推四

日得辛酉據此則銘所云一月當在襄公五年晉侯當

爲悼公王當爲靈王傳云和又云盟與銘云平其義皆

同

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傳載其盟辭昭七年燕暨齊平傳解盟于濡上魯語齊侯乃許爲平韋昭注平

也

四年冬平戎故五年春一月四日告於周也左傳五

年不見悼公覲王之事蓋記載不詳是年傳云王使王

叔陳生愬戎於晉當在告平戎之後王以晉旣與戎平

而戎猶凌暴不已故愬之左氏記此蓋謂平戎第爲晉

利而非尊周悼公覲王之事徒爲夸飾所以從畧也銘

又有二月甲午丙申丁酉之文據長厯襄五年二月丁

亥朔則甲午爲八日丙申爲十日丁酉爲十一日聘禮

記旬而稍賈疏賓客之道十日爲正一旬之後或主人

留之不得時反卽有稍禮晉侯一月四日覲王二月八

日然後歸蓋容有留間耳銘云構吾懿親謂王子帶召

戎伐京師事傳十一年溫遼堇樊鄆六邑堇鄆不知所在

文七年趙盾禦秦師於堇陰在今蒲州府說文鄭蜀廣

漢鄉皆非此也遼卽原鄆卽陘晉語偁賜公南陽陽樊

溫原州陘締鉏攢茅是其事左傳作陽樊溫原但名數

畧異要其銘當非無據矣雖卽鵠字哲卽折字爾雅象

謂之鵠鵠與譽同聲相假廣雅譽分也譌卽勞字勞者

必券卽倦字說文券勞也从壽者券之省涼輶疑卽大戎二路中

物文牡文馬也敲弓畫弓毛詩傳

行華

公羊注

定四年

竝云

天子敲弓蓋當時天子寵異晉侯故以天子之服賜之

亦如天子有虎賁

見國語

是時又以虎賁三百人賜之耳

左傳有彫弓茲弓無敦弓又不言僕正三人皆文不具也

### 漢元延長安尺跋

右銅尺阮賜卿所藏長安京兆縣此其所作尺故以名之禮記月令仲春仲秋同度量而漢志同度量無明文考靈帝永和二年嘉量款云大司農以戊寅詔書秋分之日同度量慮僥尺款云八月十五日造此尺款亦云

八月十八日造據此則漢同度量惟以秋分不用春分可補漢志所未詳矣尺之長與晉銅尺等晉尺欸偁周度漢志劉歆銅尺竝同則此尺實歆尺所本也

跋石經尙書般庚殘字

漢石經尙書孔冲遠正義偁爲今文然第提舉夏侯歐陽而不析其何家按此拓本建乃家下空一字蓋般庚旣遷已下別爲篇推之般庚作上亦當空一字別爲篇矣漢書藝文志尙書經二十九卷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惠松崖徵君云伏書二十八篇歐陽般庚出二篇加大誓一篇故三十一據此則



石經蓋本歐陽書也王西莊光祿尙書後案以惠爲誤  
謂歐陽般庚不出二篇至鄭本始分出之釗攷之其實  
不然尙書大傳述大誓之文凡百餘字王充治今文尙  
書論衡是應篇亦偁蒼兕是今文尙書本有大誓特稍  
殘缺不及河內女子所獻之完整耳故數其全具之篇  
爲二十八大小夏侯并大誓數之爲二十九朱竹垞太史謂經二  
十八并序一篇故二十九此說不然按序云般庚三篇  
使伏書果有序則般庚不應爲一篇般庚一篇之文見  
傳序孔歐陽并般庚所出二篇數之爲三十一孔氏正義  
謂鄭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般庚二篇蓋歐陽書  
孔氏不得見故以爲始於鄭耳東京歐陽之學盛行蔡

邕傳偶同奏定五經者有光祿大夫楊賜賜者震之子  
少傳歐陽尙書靈帝時以通桓君章句侍講華光殿中  
桓君卽歐陽學然則歐陽學又時王所尙也豈有奏刻  
石經不用歐陽本者乎全石不傳此拓本存三十字其  
與孔傳異者如或稽作或迪予丕作予不按迪由也由  
從也不其或迪言不從我遷於殷羞進也予不克羞爾  
江良庭徵君集注云不克進爾於安土皆較僞孔傳義  
爲勝崇降弗祥作興降不永按詩斯干興興夢韻班固  
西都賦興興公韻馬季長長笛賦興興重同終韻詩江  
漢永興方韻蓋古讀興永興崇祥近僞孔以聲近改之

要不如石經之得其真矣歐陽書東晉已亡得此猶存  
一二豈非經學之大幸歟道光三年儀徵公子賜卿以  
所藏宋拓尚書論語石經殘字刻於石釗獨愛尚書得  
見今文之舊因爲攷之如此

甯翔碑跋

右碑在欽州七星坪道光六年州人耕地得之石尚完  
好惟右角逆缺損一十三字耳唐書南蠻傳傳甯氏世  
爲南平渠帥陳末以其帥猛力爲甯越太守陳亡自以  
爲陳叔寶同日生當代爲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瘴不  
能進猛力死子長眞襲刺史及討林邑長眞出兵攻其

後云云考元和郡縣志欽州大業三年改爲甯越郡此碑傳長眞軒車薄伐介馬專征又爲行軍總管下云改光祿大夫甯越郡太守按薄伐專征卽指討林邑事在仁壽大業之間長眞至此始爲甯越太守則大業以前欽州無甯越名明矣南蠻傳傳猛力陳末爲甯越大守蓋誤也碑傳猛力宋壽縣開國侯考隋書志有宋壽郡而無宋壽縣方輿紀要欽江廢縣劉宋時宋壽郡治也齊梁因之隋廢郡爲宋壽縣開皇十八年改曰欽江縣爲欽州治蓋古者以郡名其縣往往有之如零陵郡零陵縣桂林郡桂林縣宋壽縣當卽其比而不見隋志者

或立名不久故史不載歟。贊之名不見於史碑云開皇十四年帝以公衣冠子胤遠來入朝既素心宜升戎秩考北史令狐熙傳猛力驕倨恃險未嘗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遣以藥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碑所云贊入朝疑在此時蓋猛不朝而使其子質之禮經猛力尙在贊不當見於天子故史文畧之歟。碑云維兄及弟陳兵林邑下云鋪船新墉之江出寇陁緣之海賊艦千乘公舟二十旭旦幟交侵霄未止考隋書劉方傳方經畧林邑親率張慈李綱舟師出比景尋此碑文則贊實與舟師之役而史亦畧之

當以碑補其闕新墉江不知所在陲緣海卽大緣江大  
古讀他佐反徐邈音見禮記釋文與陲近黎山則安南志畧傳師  
過大緣江賊據險又擊走之是其事也昔釗與修廣東  
通志金石畧十七卷皆所手編獨未得此碑粵中金石  
若此類可勝數哉茲亟錄而考之俟補刻焉道光十六  
年五月記於合浦學齋

跋許小琴所藏周鼎圖摹本

此鼎銘竝圖葉公東卿摹以贈小琴少尹咸豐元年春  
予遊沙灣小琴索予題其上予嘗讀詩六月薄伐玁狁  
至於大原傳云逐之而已大原者鎬之原去周京千里

時獫狁方强吉甫何以不戰而能遠逐之及讀此鼎銘  
曰博伐獫狁於洛之陽考洛水出靖邊西南界距周京  
六百里而遙遂啟謨以奇兵先行朽首執僂阮擣虛  
形格勢禁獫狁自救不暇不戰而走然後知吉甫能成  
遠逐千里之功者遂啟謨之力也獫狁內侵至於涇陽  
距周京百里而近吉甫拒之是爲正兵啟謨伐於洛之  
陽是爲奇兵蓋王師之貴多算如此而詩咏吉甫獨不  
及啟謨者毋亦以奇出於正歟小琴其討論之

新唐書校勘記跋

代

謹按是書有宋嘉祐本珍藏

天府非人間所得見

別有元大德本南海曾氏面城樓所藏末附董衝釋音  
成於崇甯五年所據猶是嘉祐本大德本與之多同則  
大德本亦僞嘉祐本矣今據以校明北監本文字有異  
引他書疏通證明之附每卷之後大德本經明成化宏  
治補刊今所據凡補刊之頁則僞成化補刊本宏治補  
刊本又有萬厯本卽明南雍本也內有嘉靖舊刊益嘉  
靖時徵各史板置南雍其中有漫滅者補刊之至萬厯  
各板更朽壞乃爲重刻嘉靖尙仍成化舊體萬厯則面  
目一新矣今僞嘉靖補刊本萬厯本汲古閣本刊於崇  
禎間更在北監本之後雖僞據宋本實以南雍舊本爲



祖與今世所傳南雍本間有不同故校勘竝採之至新書與舊書多異同先儒間有論及而未條辨今刺取羣書竊下已意質之通人考定得失非敢附於吳氏糾謬也不揣樵昧用就深是學者正之

嵩岳祠碑銘跋

石碑無建立年月碑中段文皆缺泐惟上半截下半截尙多成文可讀今據以考之蓋始光初脩嵩岳祠碑銘也按魏書釋老志載寇謙之泰常八年牧土上師李譜文來臨嵩岳遣弟子宣教云嵩岳所統廣漢平土方萬里以授謙之作誥曰今賜汝遷入內宮太真太室九州

眞師治鬼師治民師繼天師四錄脩勤不懈依勞復遷  
復賜汝天中三眞太文錄凡六十餘卷號曰錄圖眞經  
付汝奉持轉佐北方太平眞君出天宮靜論之法能興  
造克就則起眞仙矣始光初奉其言而獻之崔浩異其  
言上疏讚明其事世祖欣然乃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  
嵩岳迎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遂起天師道塲於京師  
之東南重壇五層遵其新經之制給道士百二十人衣  
食齋肅祈請六時禮拜云云與碑所云繼天師寇君名  
謙又云九州眞師理治人又云遂循科條乃立壇治又  
云脩□岳祠奉上帝之禮春祈秋報諸文皆合然則此

碑卽始光初祭嵩岳時所立也始光魏世祖紀年文有云大代者崔浩傳云方士祁纖請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期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傳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是當世祖時國雖號魏猶不廢始封之名金石錄有大代華嶽碑卽其比矣顯作顯依據漢校尉熊君碑北魏時碑字體多如此咸豐四年正月十七日記

書東軒筆錄後

東軒筆錄十五卷宋魏泰撰泰好爲僞書此獨署其名蓋記一時聞見朝野事與碧雲駉用意不同王銍跋范

仲尹墓志偁其用私喜怒誣讎前人非也但書中所記傳聞容有失實如陳搏相壽王一條按眞宗進封壽王在淳化五年陳搏卒於端拱二年則搏至闕時眞宗實爲襄王耳寇萊公欲廢章獻立仁宗一條按史爲周懷政事是時萊公已罷相矣狄青征儂智高一條按史偁青下令具十日糧夢溪筆談偁青元夜宴諸將未罷青已度昆侖關則諸將非晨起張立也孫何榜一條偁試卮言日出賦錢易進卷太速太宗怒叱出之自是科場不開者十年按文獻通考孫何淳化三年及第其後眞宗咸平元年復舉行之則停舉實五年耳李淑奉敕撰

陳文惠公神道碑一條按六一文集則其子求歐陽公作又王曾志不在溫飽一條舊聞證誤嘗辨其歲月不合此皆泰之疎也泰書作於元祐中皆追憶少聞其有乖誤曷足怪哉

書王文正筆錄後

王文正筆錄一卷所言多可據李燾長編頗采之惟傅太宗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竇儼對上時燕服儼於屏間見之不進云云按丁謂談錄作太祖召竇儀與此不同攷宋史竇儼傳儼嘗云丁卯歲五星聚奎予不及見也丁卯爲乾德五年則儼之卒在太祖世矣又傳云宋

初就轉禮部侍郎則儼入宋亦未嘗爲學士文正殆誤  
記耳儀在宋興遷工部尙書再入翰林爲學士史有明  
文晉公談錄云太祖登極儀猶在翰林亦少誤也

讀萬充宗兄弟同昭穆說書後

甚矣議禮之難也孔穎達文二年左傳疏云兄弟昭穆  
同萬氏此論爲之疏通證明可謂卓識矣顧其言廟制  
猶循東漢同廟異室之說竊嘗稽合今古不可通解凡  
有四端古者宗廟之制皆前堂後室周禮攷工記凡室  
二筵注宗廟王寢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據此室深丈  
有八尺若兄弟同廟爲二室地太逼狹烏能容尊俎哉

其不可通一也詩西南其戶一室之戶在堂之西由戶入室其東南隅謂之宦西南隅謂之奧東北隅謂之突西北隅謂之屋漏若同堂異室則新室之戶又在何所鑿於堂東則妨牖室西則妨奧其不可通二也禮新主耐廟壞廟易檐若既同廟故主未祧理不能易其不可通三也尋此三難求其甚解或者廟室異地如子太叔廟在道南寢在道北乎然寢與室不同寢藏衣冠室交神明禮曰坐尸於堂詔祝於室若廟室異地行禮睽遠其不可通四也然而萬氏猶持之甚確者謂五室可以證耳兄弟相及五人五室足容至於六七人將何如耶

且五室爲明堂制

宗廟明堂同制謂堂階之崇堂室之廣修非謂形制同也觀於考工記言

明堂不及廟而鄭注特及廟可見

若宗廟見於書顧命詩斯干頗詳竝

不聞五室萬氏傳會牽合不足典據也然則兄弟同昭穆其廟亦同乎曰否否唐中宗睿宗兄弟也會要載開元四年別立中宗廟於太廟之西祔睿宗於太廟是兄弟別廟之故事也不特史有之禮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廟者猶言七世之廟耳故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其言三昭三穆亦謂昭穆之班不言廟數殷六廟周七廟而三宗文武不在其數今兄弟同昭穆而別立廟昭從昭班穆從穆班卽其例矣萬氏



見未及此徒爲近似之談遂令博識如顧甯人亦靡焉從之甚矣議禮之難也愚慮不可行用爰書其後如此後有考禮者將有取於斯

書長樂縣志張守備傳後

道光二十七年冬同年溫伊初以所纂長樂縣志示余余讀至張守備清齡傳書沙角殉難事不詳伊初曰此採訪之畧也請爲我補之余嘗泛舟觀海於虎門至沙角臺舟人曰此陳協臺連陞殉難處也臺門西出而東北倚山迤南爲礮塚入省海道由東來經臺下轉而北余登岸有老卒守臺詢焉對曰初林制軍之禦夷也調

一千五百人命三江協陳公守沙角陳分爲五以三百人守臺一千二百人守後山間道凡四營營皆有壘礮力足相救及琦侯至撤其千人陳乃以二百人守臺左之山麓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夷船從零丁東入經臺陳以礮擊之不能過越日夷以奸民從間道襲臺後所過皆空壘無知者謀者在臺左山望且以爲鄉民也至然後知其爲夷皆走海濱會潮大至二百人遂淹沒夷登山以鳥鎗俯擊臺卒不能立足發礮夷船乃過臺下登岸攻臺門破張守備持短兵立門左戕夷入者凡數十人人力竭死之陳公接戰重傷死其子某勇甚跳臺外死

廣州協把總翟某中鳥鎗死守臺卒三百人生不及半  
臺外冢纍纍是也沙角旣破而威遠遂不可守夷船及  
省垣矣余聞而傷之及觀於羣冢周覽其故壘尤信烏  
乎古今用兵未有不走間道勝者知敵之所以勝則知  
已之所以守惜乎當時見不及也然關提軍名知兵乃  
以沙角爲號令臺著其說於籌海集中是則沙角不以  
爲重地自大將已然又何怪文臣哉斯足爲輕視間道  
前車也已伊初曰然時北風正勁洶洶撼屋瓦有聲爰  
奮筆書其傳後且牽連詳其事之本末云

何邵公贊

并序

何氏公羊之學義古例奧讀者往往疑之如黜周王魯  
嬰齊禰兄衛輒拒父邾婁叔術妻嫂其尤也然以釗測  
之人言蓋誣妄焉傳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解詁云  
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諸侯皆僭君所以通其義  
於王者惟王者而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  
據此文則是託王者之義於魯而已他注有所謂春秋  
王魯者亦謂託王於魯非直以魯爲王也託猶寄也傳  
不云乎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如直以魯爲王何乃僭文  
王哉古者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  
子氏王父字則繫王父字於孫上如僂仲孫叔孫季孫

傳曰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此言不偁公孫嬰齊之故蓋偁公孫嬰齊嫌與公孫歸父同偁則後歸父之義不顯也傳解之曰爲人後爲之子也者此約儀禮喪服之義以况嬰齊言若爲之子也其文義猶僖公元年傳曰此非子也其偁子何臣子一例也云爾傳又曰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偁仲何此言不偁仲孫之故嬰齊繼歸父爲大夫據世大夫之例是嬰齊之世與公孫之子同次公孫之子當以族紀故嬰齊亦以族紀明其支所從來也傳解之曰孫以王父字爲氏也者言

惟孫乃以王父字爲氏嬰齊不言孫明嬰齊是繼歸父  
爲大夫非以仲遂爲王父也何氏解詁云不言仲孫明  
不與子爲父孫其言昭然明白矣至於蒯瞶入戚齊國  
夏衛石曼姑圍戚曼姑受靈公之命以立輒義固可以  
拒蒯瞶輒於蒯瞶入戚之時但當責其不避位不能加  
以拒父之名解詁引論語子貢問夫子爲衛君事正以  
明輒當讓也叔術讓國傳賢之非賢其妻嫂凡此二事  
傳皆有明文說者猶或誣妄况其與義乎邵公爲公羊  
學閉門覃思十餘年然後成書學者欲以耳食膚受譏  
誚之多見其不知量而已因讀解詁有感於此爰爲之

贊其詞曰

於惟漢京公羊孔昌攻仇討賊有功素王後人曰否黜  
周王魯拒父禰兄三惑其蠱卓卓邵公博通六經尤篤  
此學條例研精周道已傷乃賢伯討新周之云忝離同  
儔於魯託王義本孟子天子之事知春秋矣圍戚非輒  
厥惟曼姑臣受君命子豈父圖仲後歸父氏不偁孫惟  
繼大夫匪亂弟昆人言謬悠世莫能辨集矢先儒傷哉  
淆亂嗚呼邵公學海浩浩徐彥猶誤曰善妻嫂而況餘  
子誰其創通緬惟大義嗚呼邵公

記沙鑽

沙鑽之事權四材之長短以爲無牙之輪而倚轉之刃也者以爲入沙也軸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激水也筦也者以爲任浮也四者一有失職不能爲良凡取軸之道二鐵梨爲上紫荊次之非鐵梨紫荊則不沉凡斬軸長十有五寸五分其長四在上以爲之身一在下而殺之以爲之骹骹圍六寸齒半之當其未入刃也望之掣爾而纖也三分骹圍益一以爲身圍竝其身圍以爲之鑿鑿已深則傷軸已淺則設輻必大杙凡爲輻水松爲上凡斲輻小則失勢偏則畸重是故十分其刃長以其五爲輻廣亦分其廣益一以爲高十五分其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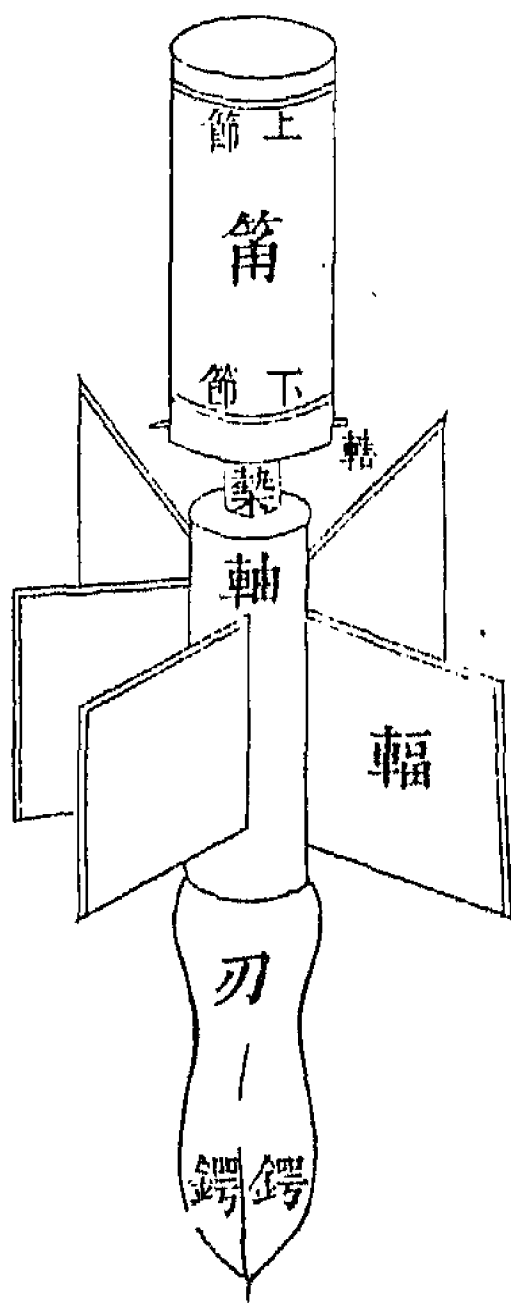
以其一爲之厚窪其面隆其背自留至於蚤微殺焉五輻若一無所取諸取諸均也凡設輻毋偶偶則左與右直及其用之也左欲旋而右制之則難爲轉矣是故竝其軸之圍而五分之以設其輻水之行於輪也前輻迎水轉而後後輻受水轉而前次第推之如人爲之推焉無所取諸取諸疾也凡設輻已高則浮已低則闕沙是故四分軸之長而中設輻焉去刃蓋八寸無所取諸取諸不癉也凡爲刃重則不靈輕則不入是故以軸身之長爲刃之長十分其長內四之鏐六之以其內之長爲之圍夾其內而孔之關其骸焉三鏐廣皆一寸有半重

一百有二十二兩今夫刃之鐔刻則是以刀割沙也故雖有礫礁弗之能拒軸之勢沉則是以鐵投水也故雖有勁波弗之能漂輻之機得則是以水轉水也故雖有厚沙弗之能滯然而非人持之則偵刃軸輻胥失其職此無故惟已重且無氣以爲之攝也是故以其軸之長爲筭長五分其長以其三爲之圍凡爲筭無過篴竹厚無過十分寸之三中空二寸有十分寸之四上節距下節無過一尺齊其上節而截之遠其下節四寸而截之以冒於軸軸上建槩焉長六寸圍一寸有十分寸之六挺四寸內廣一寸有十分寸之二外廣十分寸之七深

一寸以入於軸而出之十分槩之長七在下三在上而稍其鑒十分寸之四以木爲之轄而鍵其筓筓必密無使水入焉然後可以攝軸水激軸則偃以筓鼓之旋偃旋起如人持其上倚而轉之故雖有勁流弗之能偃無所取諸取諸浮也軸沉筓浮然而不能立者此無故惟水淺不及沒其筓積不厚則負筓無力也水深筓浮然而又不能轉者此無故惟水平不流流不疾則激軸無勢也故四材既得水不失理謂之器之良

中立謹案沙鑽一器道光十五年先大人疏靈洲河時命工倣製試於勁流中投之果能倚立水底旋轉不停遇有厚沙隨鑽隨起水行沙去弗復淤積誠濬河善後之良器也惜當時未及多製以廣其用茲

繪圖於後俾讀  
斯記者有攷焉



廣州總督軍門銅鼓記

道光十有八年春制府南陽公治軍政於廣西梁蔭林中丞以銅鼓遺之歸寘聽事中釗以建初尺度之高二尺有二寸強三分其高益二以爲面圍竝其面之中設隧焉徑一寸有十分寸之六十分其面圍損一以爲腰圍二十分其腰圍以一爲邃延身兩旁設耳四耳廣一寸有十分寸之五兩耳相偶距三寸有十分寸之九面四維設蝦蟇四若相逐然皆長二寸弱廣一寸後高一寸首高十分寸之五身周方罍文其暈四十三以帶三分之上下皆十三中十七面雷文其暈九精細如畫非

秦漢人不能製也考銅鼓之說有三一以爲駱越人作  
一以爲伏波一以爲諸葛丞相按後漢書馬援傳交趾  
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璽書拜援爲伏波將軍軍至  
合浦緣海而進據此則援之征交趾從湖湘入灘水至  
合浦浮海若柳州賓州皆非經由之道而皆有銅鼓宋史  
五行志元豐七年賓州獲銅鼓柳州志融縣銅鼓山下得銅鼓爲銅鼓灘是銅鼓非伏波作  
一證也傳又偁援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不言其鑄  
銅鼓事且銅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必非一鼓所  
能成如毀多鼓以爲之駱越非乏銅成物不毀援豈殊  
情東觀漢記藝文類聚引載援奏以所得駱越銅鑄以爲馬

則援得駱越銅并非得銅鼓甚審范書云得銅鼓或當

時之誤或後刻之譌

鼓字疑連鑄字讀謂乃鼓鑄爲馬式追章懷注之則流爲丹青矣

虞喜志林

太平御覽引

述銅鼓事無一言及援喜晉人去援

時校近是銅鼓非伏波作又一證也至諸葛丞相蜀志

注引漢晉春秋第云遂至滇池滇池今雲南省非粵西

地今粵西所得銅鼓相傳云諸葛瘞以鎮蠻其誣固不

待辨矣裴淵廣州記

後漢書注引

狸獠鑄銅爲鼓鼓唯高大

爲貴初成懸於庭尅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然則

銅鼓實駱越人作漢晉以後雖有鑄造其製多花草文

且畧粗此鼓雷文絕精色瓜皮綠黝然而光與古鼎彝

相類其爲秦漢前物無疑雖然銅鼓厯數千年無所屬  
獨屬之伏波諸葛二公何哉夫二公於銅鼓非惟不鑄  
亦不必得而後人猶以屬之蓋物雖工非人不傳不獨  
銅鼓然也南陽公遭際昇平非漢時比而且申明舊制  
約束粵人趾美伏波立法施度科教嚴明趾美諸葛然  
則蒞林中丞以銅鼓歸公豈偶然歟廣州總督軍門故  
無銅鼓有之自公始不可無記并考辨舊說以諄來者



面城樓集鈔卷三終

面城樓集鈔卷四

南海曾釗著 番禺陳璞編

與任文田先生書

甲戌

昨從書肆得拜光儀不以其愚無識輒示所輯字林一書奉歸夜誦忻然達旦蓋微特爲古人幸也僕比年讎校說文繫傳凡六書之書自玉篇已下多所搜畜而尤欲購字林一證其是非然久之不可得而經典釋文文選注諸書所引則又散見雜出如入琳瑯天府百藏千厨玉璫竝陳卒難覓收及讀先生昆仲著書乃知千古奇珍已有人收而內諸匱中待識者挹領而不自吝秘

也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僕之忻幸宜何如其違立異同哉然竊惟古籍散佚非一二人之責况僕幸承指導奚敢諱其憤悱而不言請畧陳之伏惟諒察支部歧僕謂當从玉篇收入立部按歧訓倚也詩伐木倚矣箋云倚猶倚倚立不端也故歧从立支聲而誤收入支部則自止字通始口部圖下注云此字說文無僕謂無圖字者毛氏刊說文本則然耳汪刊小徐繫傳猶存此字集韻於圖下亦引說文云云則許氏書本有可知也口部呀大空兒僕按文選西都賦注如此大箸作大空也則據後漢書班固傳注然攷司馬上林賦注訖呀澗谷形容

也司馬彪云大兒則漢書注作也字不如文選注作兒  
字之確手部挽注大杖僕按明本五音韻譜毛本說文  
注本繫傳皆作木杖大箸引作大字似據後漢書禰衡  
傳注然傳云三尺挽杖三尺奚大之有則彼注所引恐  
或字誤耳自當从許氏本書改正也至於文選注諸書  
引字林而大箸漏畧者亦數十條如西都賦注引字林  
云蓂聚兒南都賦注引字林云亘竟也穀梁傳釋文引  
字林云蜾尹絹反史記索隱引字林云挽他活反諸如  
此類似當分部補入第恐僕年少名卑受性又最愚陋  
於學多所未通前輩論議罕所聞受凡茲愚管亦猶河

濱之人奉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而已耳雖然先生昆仲方以表章古籍是任苟凡有碑古籍者雖芻蕘小子猶將下訪之譬諸修千百年史書一人總其成其朋佐者數百十人不以爲多廣採稗官小說不以爲濫何者不如是不足成一代信史而使後人不得疵議也與其批摘於殺青之後孰若嚴覈於議梓之前故僕愚不揣輒縷塵觀覽倘矜其意而原其妄不惜時賜示及使得改竄其非以無獲罪古人則幸甚矣不宣

答□蒙泉書

承問堂室淺深廣狹之度周禮攷工記乃言三代明堂



何至誤其注云合七爲弦此與弓人合七成規文同謂  
轉弧爲圓半周七爲弦當以弧矢法求之非謂以十尺  
爲弦八尺餘爲股如車制解所云也注又云以求其股  
股則短矣以句股言不以弧矢言者此卽句股割圓法  
圖之爲弧曲方之卽爲句股古法有句股而無弧矢故  
鄭不言弧背仍言句股耳車制解讀合七爲令七遂有  
此誤此以知精刻之可貴也足下如更有所得希勿吝  
教爲望

與馬止齋書

乙亥

觀望溪先生文最愛其讀孟子書柳文後左忠毅公逸

事三篇耳其文大抵以理法勝才力似有未到故簡淡者便佳至傳誌多用紀言體亦所謂善用其短也竊謂文字當從難入難故有力力所以負其氣韓公自言其初爲文陳言務去戛戛難之今觀謝上表平淮西碑曹成王碑送鄭尙書序石鼎聯句序與孟尙書書等篇筆筆見氣句句見力所謂從難字過來者若其他文從字順之文意皆應酬所作顧其氣醕意厚閎肆不失爲大家至宋代歐公只學得送王舍序馬少監墓誌諸篇而望溪學歐所學又雜以歐之氣法故奇崛終未得耳僕非敢論議前輩但晚學無師法妄欲剖判流別以定所



適從然未敢自信其是竊聞足下從事此道有年又酷嗜昌黎兼愛望溪必有得其深者故率爾言之不自惜其僭罪有以敎我則幸甚

與陳觀樓先生書

昨賜讀段若膺六書音均表焚膏披誦喜其剖析甚精第恨日間課徒未能一心探討爾然其中亦不能無疑者如詩經韻譜鄘風我以爲君以君韻奔考奔从賁省聲賁從卉聲是古讀君似當如畏也易革象傳順以從君君亦讀如畏與炳蔚韻而若膺讀君與今音同遂謂炳讀如份蔚讀如氤豈知蔚雖可讀如鬱古音鬱同氤

然說文引易其文斐也斐字豈可讀如盭耶至炳讀如份未見所據其意亦謂炳難與蔚合韻故爲此武斷耳不知考工記視其綆鄭司農曰綆謂輪筭戴東原釋車自注綆筭聲相邇夫綆从更聲更从丙聲此炳亦从丙聲則亦可讀近筭也炳蔚古旣入微部則尹自不入痕部考君从尹當言尹亦聲說文不言聲者或寫脫耳尹說文治也以聲義相從之例推之是尹聲亦近治爾雅釋草蒹葍莖華榮釋文葍樊本作葦尹葦聲近故可从尹亦可从葦尹旣近葦故知古讀君當如畏也又爾雅君姑漢律謂爲威姑威亦畏聲近而段氏讀奔爲本平

聲蔚如氤其說似鑿空未可爲據釗晚學無師竊喜先生主講席於此得聆緒論以祛疑蔽謹疏愚見塵覽幸有以誨之其疑義容卒業面請也

上阮雲臺相國書

秋仲李孝廉能定自京師還奉到頒發江君韻書王氏二十一部韻表并擲回二十一部韻稿本訓誨諄諄不勝感佩釗竊以爲韻出於聲聲著於字之偏旁十而七八其餘象形指事諸文雖非諧聲而皆以聲載義故卽義可以尋聲之部分第今世所傳之廣韻凡四刻明中涓本曹棟亭國朝刻本皆未見顧甯人本與澤存

堂本雖注有詳簡之分而其韻字大畧相同往往疑澤  
存堂本譌者檢顧本復如是偏旁旣誤韻無所歸不得  
不推原說文以求其形聲之本說文無者又不得不旁  
徵玉篇集韻以求其沿譌之故卽如寢韻之𦵏爲朕古  
文甚不可解觀集韻而後知爲𦵏之譌據欸識而後知  
𦵏卽𦵏之異文朕𦵏等字入蒸部戈部𦵏从𦵏聲與戈  
韻遠觀集韻有𦵏無𦵏然後知𦵏从𦵏入戈部𦵏韻  
从皇聲觀集韻而後知皇爲𦵏之譌又如虞韻涓蒧不  
知所以觀玉篇而後知當从𦵏从𦵏凡此皆以定字之  
偏旁卽以定字之聲韻故旁涉玉篇集韻不以爲繁也

但不審有當否耳

答翟茂堂都閫書

甲辰

昨奉手書備聆種種釗當時築臺頗費經營向未嘗自陳茲因明問請畧言之當夷人旣歛而畔也燒石船數十艘礮斃多命且聲言攻大石村制府震怒委釗等防堵釗以爲現在守法應由內及外於是與何魯人太翁商先守大山馬頭廟以固大石村且控官山門旁通大石之路尋又偕劉明臺守戎駕小舟至新造履勘守地明臺病足瘡不能行釗與其妻兄黎贊福由新造步至大岡邊察其地可以設守惟地對深井口逾半里許不

能兼控旋步至蚬蛇山黎贊福指山外曰何如釗謂此  
在深井口之衝礮路已過其下况地無屏蔽論船堅礮  
利我不如夷顧欲與相角更非自爲不可勝之道乃從  
蚬蛇頸南下至今築臺處望沿山水綫知其流必深沿  
山流深則對流必淺夷舶畏淺不得不竝山足深流而  
進然山勢高陡能蔽夷舶橫身之礮使不得發夷舶至  
山足僅露船頭我礮卽攢擊相距僅二百餘丈我礮所  
中彼船堅則推而漩於淺不堅則洞穿莫我能禦而彼  
船頭礮直擊他所與我臺無與其船頭橫身又無礮是  
不啻使夷人駛無礮之船甘受我礮而奪其所恃也且

蝌蛇洞山從東來斗出海中內南而外北夷船乘南風入虎門至是轉居下風而我置礮於山南麓礮路北出悉占上風又其地適當深井口夷船分道而進亦足兼控故論此處地利夷不如我今築臺爲正防大岡邊爲犄角夷船必不敢入此孫子所謂伐謀也於是囑表弟潘祥身往督工揚言開墾種植越數日釗山大石移往蝌蛇洞內之山屋村李家祠猶慮蝌蛇山與夷船相距不及二里聲息可聞乃潛僱近村農人買砂入蒲囊乘夜扛至今建臺地出夷人不意僱工連晝夜堆成礮堞置礮其中顧向來臺形或圓或橢或方其礮路皆散而

不聚足以破賊舟而不足以洞夷舶釗乃創爲之字形  
使臺曲如蜎縈夷舶出山足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  
五及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之礮集擊船頭  
爲正其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之礮集擊船尾爲  
奇倘夷舶冒死闖入臺前則第十四至三十一之礮迎  
擊爲正第六至第十三之礮橫擊爲奇如夷舶又稍進  
則蚌蛇洞之礮皆爲正大岡邊之礮皆爲奇奇正相生  
循環無端礮勢聚擊首尾受敵夷舶雖堅豈能飛渡哉  
雖然塼卑臨海易於衝突猶可慮也乃於塼前厠溝以  
限之溝北地又掘品字坎以爲阻焉礮勇皆近村農民



孫子所謂散地又可慮也乃於堦後三丈許厠溝以斷其後而一其志溝外又設土堦置噴礮及子母礮以護前臺此當日築臺經營之大畧也至於用礮之法當時常謀及矣以礮口照星瞭左右人所共知也以勾股算彈子所出高低人所不知也譬如礮身長八尺礮口高一分則彈子至一百丈高一尺二寸五分矣若礮口高一寸則彈子至一百丈竟高一丈五寸其能中船乎釗乃以硃綫識礮身之右從礮口通至礮尾以求地平之綫使礮勇瞭頭平視度礮口之硃綫不過高礮尾一二分而止則礮彈高下尺寸可自操矣礮堦旣曲礮彈必

聚人所共見也一發之後裝瞭不及人所無如何也釗乃分礮位爲三班譬如十礮同擊一處以一四七十等礮爲一班二五八等礮爲一班三六九等礮爲一班第一班礮已發卽趕裝藥推歸原位迨第三班礮發而第一班礮可復發矣此卽連環鎗法惟連環鎗直行進退礮則橫列迭發矣然此特守臺之事耳假令後路疎防則臺亦不能守蝌蛇頸及冲天鳳山腳設礮以防近臺後路其冲天鳳山外有二路曰馬鞍岡曰莘汀夷人常登馬鞍岡以千里鏡窺我臺若由此逾田塍薄北村可襲冲天鳳臺而奪蝌蛇洞之援故設備字壯勇於山上

如夷人由石頭嘴登陸度田塍則率而下守北村西口  
外種梅高地以木發煩及子母礮俯擊之若由沙路登  
陸經莘汀而來則率元字壯勇守北村東口外之山坡  
與莘汀石牌坊隔田以木發煩及子母礮平擊之善字  
壯勇以大鳥鎗守得勝岡下助其聲勢此六韜所謂處  
山之陽備山之陰也或示其守形或不示其守形使夷  
無從窺測此又孫子所謂形兵之極至於無形也當時  
未敢告於人去年四月撤防瀕行乃語屈道卿以其處  
閣下知兵想皆在計中所以復縷陳者區區苦心非閣  
下無可與言抑藉大才以告守者使夷人永不復入省

河則蒙閣下之惠豈獨釗一人哉釗去年撤防後此臺經委員重修毀原築二十九至三十一礮垛其礮遂不能擊至蜉蛇洞山足之外有正無奇似爲可惜然其地尙在臨時堆沙囊爲垛置八千觔礮亦可用也茲并及之伏乞卓裁不宣

陳觀樓先生傳

先生姓陳氏諱昌齊海康人也乾隆辛卯第進士明年授翰林院編修充三通四庫

國史館纂修官歷河南廣西道監察御史兵刑二科給事中嘉慶九年外授浙江溫處道溫故邊海姦民往往

與盜爲市然其地少田民食於漁者數萬戶嚴一切下  
海之禁則無以爲生故先生嘗曰吾輩爲官不能弭盜  
養民乃畏民通盜絕其食邪而巴圖魯一等侯德楞泰  
以奉

命閱兵至不知其意以爲海禁未嚴也謂曰盜易盡矣  
海岸添設防兵晝夜巡檄無使一人下海則水米道絕  
水米絕則盜不斃則散矣先生曰侯固未身其地耳因  
以指畫地作海形勢而言其故侯默然久之稱善初先  
生官刑科時建白以爲廣東海防舊分三路廣州中路  
惠潮二府東路高雷廉三府西路昔人皆以東路爲最

要沿前明備倭舊說耳我

朝海波不驚所謂海防惟內地會匪與洋匪相表裏而中東二路督臣提臣駐節之所盜匪尙有顧忌惟西路僻在一隅若雷州之潯洲高州之廣州灣廉州之江平爲匪船往來避風要地可以設法截剿明年又奏曰高雷廉三府土曠人稀城村鎮市相距遼闊在塘汛官兵實有鞭長不及之勢惟沿海居民自少採捕爲業習拳勇熟水勢向爲匪所畏懼自經招誘從匪者往往有之因思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居民旣惟利是圖可爲盜卽可用以捕盜乞令地方官於附海村莊明張告示有能

相率出洋剿捕或乘匪上岸併力殲擒送官驗實者除將所得軍械繳官庫外其財物及陸上或有匪產概給與充賞卽經聽誘下海之丁壯若能禽匪連船械投首亦准免罪一體給賞其禽獲勾引助充之會匪確有證據亦視此例其言事明切而中機宜類如此及在溫訓軍卒繪海道圖方欲有所施設會絰部議降調遂歸二十五年卒年七十有八著有經典釋文附錄六卷大戴禮正誤六卷淮南子正誤八卷呂氏春秋正誤一卷楚詞音義一卷測天約術一卷營兆約旨一卷囊玉秘旨別傳一卷賜書堂集六卷先生歷官中外數十年未嘗

一至權貴之門在翰林時和相國珣當國欲招致之竟不往在溫絰部議

上命刑部尙書景祿光祿寺少卿吳俊按其事或語往謁辨之不可溫厥造戰船動支帑不及十之五以是歲負責數千金會鹽運使某入覲大吏委權之先生曰此脂膏之地也卒不就卒前一日謂其子簡曰吾以清白遺若輩於願畢矣何用錢爲及卒幾無以殮

曾釗曰先生在京師與戴東原王懷祖善東原論學少許可好漫罵獨折服先生懷祖有子曰伯申博學負氣不肯下人懷祖患之命謁先生論大戴禮記往返十餘



遂屈釗少聞其事以爲必魁偉人也嘉慶二十三年冬先生以修越志來廣州釗幸從其後接言論風采乃恂恂儒者既卒江鄭堂吳石華皆言先生善拳勇擊刺烏乎賢者固不可測哉

鄧徵君別傳

徵君名淳字粹如一字樸庵姓鄧氏東莞人少有高志年十一歲春日侍父登樓命賦詩落句云置身高百尺舉手摘星辰父異之弱冠遊府庠有聲識與不識皆以騰達期許然徵君讀書郡城北之三元宮獨愛白沙陽明諸集稍稍習靜行導引術有得旋讀程朱遺書乃悟

其非遂棄去不事遍讀歷朝儒先書有志正學一言一動日記之爲乾惕錄以自省粵自白沙倡學江門士率以養出端倪爲宗其實白沙讀書至勤每倦時以水沃其足與朱子卽物窮理用力久一旦豁然貫通之說不異而世儒不知也徵君纂言行錄因及於諸名儒凡見史傳地志文集者蒐輯靡遺得若干卷又以餘力著嶺南叢述茶山家譜主一齋隨筆家範輯要寶安詩正若干卷蓋其生平著書自樂一切科名得失泊如志素定也性尤廉介不苟取於人嘗歲饑傾貲賑族人米又性好書往往棄產購藏用是家益落而終不易其操道光

元年舉孝廉方正當是時自督撫至知縣皆耳徵君名而徵君未嘗干以私惟聚徒講學而已久之以貧病卒年七十五易簀時賦二十八字云虛度韶華八十年立功立德兩茫然兢兢惟有存真性還與蒼冥一昊天其憂道不憂貧類如此

張罄泉孝廉家傳

君名杓姓張氏號罄泉先世浙江紹興人父某遊幕廣州僑居番禺遂爲番禺人少聰穎異常兒雙目炯炯坐黑室中往往露其光如兩炬射人讀書過目成誦不忘人稱爲神童同里鄧某奇之招至其家讀書以女許字

焉弱冠爲古今詩駢麗之文輒勝其儕偶時有陳仲卿  
曇者十餘歲以詩名不可一世惟畏服君不敢睥睨視  
然君不自滿假四十歲後折節治經學攻隸書凡說文  
釋義隸續金石文字之書考證十三經注疏之說研硃  
繩頭小字錄於簡端晝夜不輟手道光辛巳阮文達督  
學海堂課士君爲首選壬午延入館署課其子嚴  
日督課夜點勘羣書恒達旦不寐目力過竭嘗乃大作  
遂辭出明年主南雄道南書院講席歸而雙目瞽矣君  
爲人短小有氣與朋友同禍患不爲威武屈性豪雖貧  
得潤筆錢輒散諸朋友之窮者代單寒士謀如切諸已

不滿其意不休教學徒尤循循不倦從遊者成就甚眾  
某玉臣國珍韓珠船榮光陳棠溪其銳曾子充猷需其  
著也目既瞽貧益甚而豪如故年七十一歲卒幾不能  
殮君中嘉慶戊辰科舉人嘗銓選教諭以目眚就國子  
監□□家居爲學海棠學長平生著作不自顧惜卒後  
其子輯其遺帙若干卷存於家

曾釗曰君感外舅之知鄧孺人于歸而卒矢不再娶及  
目瞽然後從友人力勸置妾生子藉以輯其著作嗚呼  
有文爲不朽然則君之瞽殆君之所以不朽也君爲人  
奇而天之所以待君者亦奇哉然而酷矣悲夫

安徽六安直隸州知州馬君家傳

馬君名福安字聖敬又字止齋順德縣人少聰穎讀書數行下嘗夜讀文選班孟堅兩都賦鼓再下背誦不遺一字然好先儒語錄立志與古賢豪相頡頏不屑屑以記誦自域年二十二充博士弟子員嘉慶二十四年舉於鄉道光九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四川犍爲縣知縣人咸惜之而君獨自以爲幸曰知縣親民之官可以行吾志矣旣上事卽議裁陋規將次第行之丁內艱服闋揀發福建署順昌縣順昌當閩省南北衝故多盜長汀兵餉過境被搶君捕之不得要領先是縣

有劉三妹者大猾也與胥吏勾通前政厯緝之不能獲君廉知其居竝默識所從入之路故事知縣初上事軍徒人廷參君呼而語曰若能從我捕盜乎皆對曰可請所之不答夜三鼓下將至劉所居劉跳去君追而獲之置之獄至是出而問焉對曰久在獄中雖有聞亦不能悉君遽脫其郎當而與之酒肉曰若必知盜蹤勉爲我行劉諾去不隨一役餘五十日獲十一人以歸果巨魁君大喜解諸省大吏才之題沙縣知縣委署詔安縣君赴詔安思者甚諸盜翻供詞坐失入罪落職詔安民誤謂君爲虧空也置十櫃通衢投之錢一日得五千貫君

不取強之乃舉以益育嬰堂孤老院書院諸經費當是時民皆不平君獨泊然置度外至省寓候部議延建邵兵備道徐公繼禽聞之憤然曰馬令所獲十一人有經某親訊無異詞者今若此某不敢庇護屬員亦豈能視屬員之受屈而不爲之伸雪乃謁督撫白其事鍾公祥時總督閩浙令堂訊諸盜曰當午坐堂上布政按察兩司及徐公夾坐皆南向忌者西向坐諸盜北向跪徐公問曰昔者若云何盜熟視轉曰忌者曰不敎不翻也鍾公悟曰案定矣吾固疑之幾失吾良吏乃奏請開復君爲吏廉吳中丞文溶初至卽知之及開復滋欲委善地



爲調劑計而君請漳浦吳公曰漳浦罷敝不可重累君  
君謝曰公爲地擇人不爲人擇地且漳浦民陷水火久  
某不敢避難坐視遂署漳浦縣知縣漳浦善械鬪南路  
尤甚命案積數百蓋厯十餘年矣君至執巨盜四人斃  
杖下威旣行則滅騶從獨身至其鄉爲文諭其首領洪  
拔山邱峙梁諸人皆匿不出君曰至洪書塾與蒙師言  
久之蒙師感其誠入言之洪拔山乃與各紳耆皆出見  
君勸諭愷切皆感動願洗舊習繳於官不復鬪至邱亦  
如之凡五閱月而二姓始和好如初爲捐廉設鄉約命  
兩姓公舉族正分治之且命設壇矢於神自後世世永

不背約立大石碑記其事當是時觀者如堵兩姓父老子弟交拜壇上歡聲雷動咸謂康熙陳汝咸後無此好父母云由是東西北三路聞風聽命凶暴之俗頓革已而吳公

陞見

上問福建循良吏吳公以君對越數日有

旨命各省督撫保舉道府州縣實心愛民治行卓著確有實跡可據者以聞吳公保薦三人徐公繼畬劉公耀椿州縣則君一人而已奉

硃筆圈出調取引

見會海口有夷警以君得詔安漳浦民心奏留團練防堵事竣引

見諸大臣皆指爲閩省循吏爭相認識越二日

召見稱

旨發江南補用遷六安直隸州知州丁外艱歸服闋引見奉

旨仍發安徽到省邸病卒年五十八君好讀書手不釋卷自經史諸子以至唐宋大家詩古文詞無不能上口尤熟於西北輿地險要口講指畫聽者如親至其地性孝友愛其庶弟過於所生父母有不豫色卽長跪請在

鄉黨恂恂然而事上官則抗直不肯少屈居嘗儉約十年不易一衣每當貧乏無聊輒誦孟子動心忍性飢者易爲食二語以自廣而好施與又若自忘其貧者其自槌爲歸也西潦大至田廬淹沒窮民嗷嗷君搜囊出千金倡賑凡六月所活不下萬人服闋將北上行裝蕭然猶分贈諸友之貧者及卒幾無以殮著有鑑語經世編十六卷明代名臣傳贊十二卷止齋文鈔二卷貞冬詩存一卷藏於家

贊曰余與君爲秀才時同治古文詞所宗各異議論不相入而相知益深君居嘗以宋范司馬 國朝陳清端

自勵聞者竊笑之余獨信其不謬也向令仕福建時不爲忌者所抑蹉跎歲月勲績必大有所成就然向無徐公爲之申雪又安得漳浦以發其蘊蓄哉然則君亦未可謂不幸也太史公贊晏子曰爲之執鞭所欣慕余於君之遇徐公亦云

祁公竹軒行狀

公諱塤字□□號竹軒山西澤州府高平縣人少聰敏好學不爲兒童戲年十四補邑弟子員越三年戈太僕沅以名御史按試山西奇其文謂不可伍於眾獨揭一榜表異之且贈以詩期許甚至有將姓字垂今古莫

但功名耀鼎鐘之句年十九舉於鄉明年嘉慶元年丙辰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久之擢員外郎督學廣西所取多知名士今方伯陳三元繼昌其尤著也公於書無所不讀尤深明律意不肯輕重阿人十三年以事望誤蹶而復起數年間由刑部七品小京官復授主事充律例館提調擢員外郎郎中在刑曹二十餘年先後遭內外艱服闋到部堂官輒奏留之辦理

赦欵減等及纂修例文多出其手道光四年出爲河南糧鹽道大梁書院故在城西湫隘公捐廉遷建城東且重幣聘名進士劉公師陸爲山長由是河南人士愈學

於古浙江徐某妾倪謀殺其夫姪妻蔡訟於官不決控  
於京臺公方運漕通州

上命按察浙江平之公鉤稽故牘婢秋香長慶及小婢  
某爲一宗秋香長慶皆傳質獨小婢未至疑焉密令黨  
知縣金衡易服訪得才九歲召入內署終日哭不言多  
方誘之乃言蔡實倪殺且述倪姦狀時小婢年七歲倪  
不之防故得在旁目擊事遂白某郡解囚供狀押署草  
書不甘心三字問若識字乎曰不識曰押非若書乎曰  
隨手書之不知何字也退之而問同行囚皆翻供公曰  
若非聽若囚教乎不承以他言詰之不能諱獄乃定蓋

覃書押囚訟師也其聽斷精心推勘多類此遷貴州布政使旣上事交代有文卷無檔冊詢老吏其來已久公以謂如是是使吏得上下其手也病之乃徧核文卷以十年之通定其成貴州布政司有檔冊自公始城中流泉滙於司署南而貢院在其側渠久不治數淹浸爲試士患公綜核司庫羨四千金或勸公取不可則盡以爲疏濬費其餘刻四子書五經善本及古文雅正等書置版書院中署後隙地寬而貢院故隘邦人士請以廊之貢院號舍遂增若干間每及夏雨雹傷禾稼若牛畜公言於中丞建雹神祠自是數年不爲災入爲刑部右侍



郎尋出巡撫廣西盤均華者湖南江華徭徙居蒼梧者也江華逆徭趙金隴誅廣東連山徭又叛連山與賀縣接壤公令署按察使戚公宗彝署梧州府同知易公中孚融懷營參將滿公承緒駐兵賀縣防堵而以知縣吳扶曾舉人吳元德撫良徭盤均華不就撫僞僞徭王脅土徭二千餘人由大貴山下龍井村出道石墟謀奔江華奪徭山爲逆易同知滿參將相與謀曰道石墟北通芳林渡逾三岔河厯富川東爲江華境假令盤均華得至此湖南將復不靖也乃率兵裹糧追截日方午及於芳林渡口盤均華已率眾逾河據河岸且以妖術拒我

師我師集鳥銃隔河擊之妖婦以撒扇揮鉛子皆墜河不能及我師趨土阜據高發火礮轟擊妖術不驗斃二百餘人至夜分猶相持黎明又斃二百餘人蓋其術能制鳥銃不能制神礮也我師乘勝渡河猺賊少退我師乘勝追剿又斃千人生擒男婦三百餘名口奪獲旗幟鎗械無算乘勝搜捕又獲三百餘名口明日又獲賊目趙金祿等二百餘人是役也始終不及三日斬首一千四百餘級擒獲八百餘名口叛猺殆盡湖南賴以無事道光十二年六月也七月盤均華竄湖南竹排冲獲之舉人吳元德亦撫降犁頭山猺千餘人廣西猺平晉

太子少保明年調廣東巡撫公在廣西二年習知西江  
皆由廣東入海而廣東又承北江之流兩江勢合數爲  
患其故在下流不疏洩及調任廣東數月南海官窰隄  
決水及省垣深數尺旣塞決口復謀保隄之法官窰對  
江曰獺矢埽埽首激水齧隄址成潭乃捐廉鑿埽首小  
河達於埽尾由是水勢稍殺又於靈洲山前開復故河  
洩其流且籌數千金發官窰典商權子母歲修理之今  
年西北江水大漲而官窰隄獨完者公之功也廣東少  
田仰食廣西不雨數月江淺舟膠穀值驟貴前相國宮  
保阮公元督粵招致洋米然海事不常且米貯不能久

公慮焉捐廉爲倡得數萬金以其半買穀建惠濟東西倉儲之半貸於商而薄爲之息時穀值甚賤較今值減五之二公之遠謀宏識多類此十八年入爲刑部尙書賞紫禁城騎馬京察

詔曰祁墳執法精詳奉公敬慎著加恩交部議叙會英夷犯廣州陷沙角礮臺

上命奕公山爲靖逆將軍楊侯芳隆公文齊公慎爲參贊大臣徵天下兵會廣東以公督辦糧臺旋授兩廣總督時英夷已破虎門破烏涌破大黃滯破鳳凰岡夷舶火輪船進泊省河公將至或勸其道靈洲山過石門艤

舟坭城由北門入不應明日從花埭口逾白鷺潭艤舟永清門外當是時百姓爭曰公兵壯爭窺公夷人亦從船上爭睨公公翼翼巍巍肩輿入永清門進署接印視事如常時居月餘奕將軍用謀士策夜以火船焚夷船頃之天反風我師敗績夷人攻西甯臺川北鎮總兵張公青雲禦之相持達旦夷人別以大船襲坭城奪耆定臺俯瞰城廣州危震公與中丞怡公良議調礮分置南西二門爲死守計而檄召西北鄉勇攻耆定臺河南四十八鄉壯勇襲焚夷船會夷人請款城中民亦求官如所請於是奕將軍與議款而城北民聞廣州城困相率

奔援丈夫揭竿婦孺饋食至者數萬人敗夷人於三元里殺其大將百麥進圍耆定臺夷人懼求款愈急廣州解嚴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也欵議既定夷舶火輪船以次退出公謂彼夷叵測不如我民可恃然既恃民卽當衛民廣東少農多商省城商旅輻輳必使省城不驚而後民力饒裕足爲我用議於達省海道築椿投石設險先大石次漚湑次獵德其施工大石也度夷舶之修而曲之廣而狹之以置其椿而投石焉築椿爲左右拒偏也聯五椿方之伍也縱橫句距彌縫也見石於前正也伏石於後奇也蓋取魚麗陣法焉旣而漚湑亦興工夷

人火石船撓之公不動催購石愈急夷目迺亞是以火輪船駛大石海拔椿椿固以尺度椿疏數曲直計大舶不能入乃掉小艇追石船至三山濬火之且昌言火大石村公怒立募鄉勇數千人爲守禦計時虎門諸臺未修公議以獅子洋北有隘形可設戍孫子所謂盈之也乃先後檄署糧道西公拉本南韶鎮總兵馬公殿甲候補知府今肇慶府知府楊公霈高州鎮總兵趙公承德督標水師參將今南澳鎮總兵曾公逢年遊擊李公志和遊擊今陞參將趙公如勝分督欽州學正今加知州銜卽選知縣曾釗守蜆蛇洞及大岡邊爲南路外口正

防義民今候選從九品林俊英守穗石文學彭鶴年守  
壩頭廟武生今候補把總范廷安守南亭職員何森守  
大山策應舉人今候選教諭陳文輝守官洲義民今候  
補外委曹文基守官山門爲東南路正防文學今卽選  
從九品衛綬光守瀝滘策應文童生今候選從九品楊  
汝正守三山爲西南路正防兼守大通河爲間道策應  
副貢生今候選教諭高佐廷武舉人今卽補千總關鵬  
飛守南石頭爲南路內口正防原任澄邁教諭今廣州  
府敎授虞世珍守東墾策應西公馬公自守龍船墟得  
勝坪及獵德諸臺爲東路正防舉人李國賢守員村文



學今候選教諭葉煌守下渡頭拔貢陳大勲守東礮臺  
策應文學今江西試用同知林福祥統水勇爲遊兵皆  
扼隘據險因險募兵星分綦布而蜈蚣洞山從東來斗  
出海中山足水數丈較諸路爲深始夷人之攻廣州也  
道官山門及東礮臺輒膠舟最後駛三重礮大舶竝蜈  
蛇洞海直驅而進至是公檄曾釗建堡於山南麓外爲  
池隍以備衝突內爲溝塹以擬重臺後爲望卡戍以防  
偷襲夷舶乘南風逾虎門道獅子洋迤從山北入轉居  
下風而其礮又爲山掩蔽皆不能發我礮路集於山足  
相距二百餘丈夷舶僅露其首卽攢擊之礮彈所到皆

成陣勢首尾交應錯縱午貫循環無端不見其形夷人  
礮攻無所施民心愈壯公知其可用奏令肇慶府訓導  
今加內閣中書銜黃培芳拔貢生今候選州判余廷槐  
捧檄周諭各鄉敷陳大義民益感動遂團練南海番禺  
順德東莞花縣三水龍門從化清遠諸邑土著良民爲  
七社而以三江協今廣州協副將余公萬清經理之又  
募捐金建太平西平兩倉儲穀二萬餘石用正白旗附  
監生樊封策開屯田於虎門海壩若干頃而以督糧道  
今按察使孔公繼尹龍門協副將今南澳鎮總兵曾公  
逢年經理之且耕且守不費官帑一錢而民心固結輪

戍虎門諸臺二千三十人有奇聽調五萬人有奇皆礪  
戈待命如宿私仇由是聲勢聯絡夷舶不敢犯廣州公  
之功也已而廉洋盜起公咨水師提督吳建勲往剿留  
十日不行公慮其怯也檄肇慶府知府趙公長齡馳赴  
廉州商同知府音公德賀剿之以曾釗習知廉州情形  
與焉時盜竄瓊南崖洋復刼越南國裹銅兵船殺其官  
兵二百餘人奪大礮二十餘位火藥數千觔而吳提督  
統廉州府所募商漁船駐師儋洋不敢誰何獨以招撫  
爲事趙公長齡音公德賀與曾釗議曰盜猖獗非剿之  
不能撫目今遠颺非困之亦不能剿且聞狗頭山尙有

零盜零盜以瓊盜爲銷贓之所瓊盜卽以零盜爲接濟之人欲洗瓊洋不可不先事狗頭山乃團練欽州沿海居民以杜岸奸別募商漁船十餘艘梭巡西至防城港南至狗頭山以杜水奸且令之曰凡獲賊船若米油出海者籍礮械火藥獻官其貲帛貨財悉分給船勇官不得與數月零盜盡接濟絕瓊洋盜窮回竄狗頭山竹山求食而吳提督仍駐儋洋趙公長齡音公德賀連函飛催回帆會剿逾旬吳提督乃以廉州府所募商船至趙公以其船授瓊州鎮總兵鮑公起豹署龍門協副將王公鵬年會剿釗謂狗頭山以西水道非梁國定等商船

所習派漁船老舵工於梁國定船爲導一遇於州塹再  
遇於狗頭山三遇於烏囊人自爲戰旬日三捷前後生  
擒一百八十餘名口擊殺落海無算盜懼以吳提督故  
議招安遂率赴投首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也而公子曾  
釗書曰僕以兵威旣壯自可一力剿辦乃仍歸撫局此  
美中不足也其用意深微多類此先是公以外禦內籌  
積勞膺疾眩暈間作至是益不支十二月病喀血奏請  
解官

上許之而病日革道光二十四年五月甲午薨於省邸  
享年六十有八公性淡泊鎮靜無媵妾不飲酒不苟笑

與人謙和然非其義不能奪也敷歷中外四十餘年賄  
賂未嘗敢至其側疾惡不爲已甚而持法必嚴龍門營  
副將劉大中守橫檔敗績遁公廉得其情劾而成之水  
師提督吳建勲剿廉洋盜逗留儋州事平公劾降副將  
嘗曰我輩爲官寬厚可也姑息不可也設官衛民而盜  
殃民若之何縱之平生爲治大小躬親不猛不寬不爲  
赫赫之名務以得民爲主而尤好接見寒士有言民難  
治者輒曰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聖言豈欺我哉若自  
不得民耳或言士不可近日我與若未仕亦士也士固  
不肯近人若何自遠焉士請謁退輒條記其言而藏之

而積之一人或至數十條備採擇且默察其賢否而用舍之及薨士民嗟悼行道浩歎且議建專祀春秋焉有哭於寓門者尤哀問之曰南海陳世閩嘗賈於廣西來賓道光十一年至武宣盜劫報官被繫久公查積案知其無罪釋歸今聞公薨走觀寓門信是以哀也米利堅素服公廉威及是爲下旗服喪五日公娶楊氏

誥封一品夫人五子長之紆由舉人選福建沙縣知縣次之銓戶部湖廣司員外郎次之鐔太學生先公卒次之鏐候選直隸州知州季之鏞道光二十三年舉人皆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俾當世大人君子有德行能文

章者撰神道碑採焉其在刑部尙書侍郎敷奏及督撫任內陳事 國史自有傳外不克聞例弗書道光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關東榮先生墓表

釗少聞鄉之老儒曰關南株先生通五經尤善尙書禹貢登堂講授其分別川源也若飛鳥之下視其判釋舊疑也若曾冰之及春其聽者樂聞所未聞也若兒童之於歌謠雖未及門皆口相傳以熟嗚呼說精哉嘉慶二十三年得交先生之子昌言旣以長女許嫁昌言之子匡時過從間出先生所著禹貢圖論讀之大旨遵蔡氏



傳而貫穿羣書以得其折衷然後乃知先生之學也博  
非守一家言者也先生諱遠光字南株東榮其別字也  
廣州府學生員生於乾隆丁丑年終於嘉慶己未年得  
年四十三孺人陳氏同鄉人事先生無違德先生歿太  
孺人在堂孺人躬紡績以奉甘旨得其歡心昌言少孤  
孺人爲母爲師以養以教卒有成立後先生十四年卒  
年五十八既合葬之十一年昌言將甃石爲塋兆以胡  
公調德所撰墓誌示釗命爲文釗曰余小子何足闡先  
生幽德且生平行義胡公既詳矣釗何言雖然釗少治  
經經注得失嘗思及之禹貢三江之說迄今無定論據

導漢云東滙澤爲彭蠡導江云北會爲滙則江之滙卽漢之滙承上文故不復舉彭蠡耳近儒據酈氏水經注乃謂北會於震澤南折由餘姚入海爲南江以合三江之名果然則經云南江旣入震澤底定可矣何云三江旣入乎大抵禹貢之北江中江皆據大江言之非震澤之三江震澤之三江與周禮職方三江不同蓋江與漢至荆東境而後合故荊州稱其川江漢江漢旣合至揚州境而分爲三故揚州稱其川三江皆大江也漢地理志會稽郡吳南江毗陵北江丹陽郡蕪湖中江皆云揚州川與具區揚州數會稽揚州山同稱則班氏以彼三

江爲職方不爲禹貢審矣庾仲初揚都賦注以婁江松江東江爲三江皆震澤下流當得其實先生從而申之云凡南方之水皆以江稱三江之江豈必疑爲大江之江其論不深切明快矣乎實事求是至此益可以信今示後也與昌言曰唯唯先生之祖挺三父萬福孺人之父敬參皆處士生男一人昌言邑庠生女一人嫁同鄉陳敬其孫男四人匡時匡國匡方匡勳皆幼學墓在本縣西樵獅子嶺之原道光四年十二月也

定襄縣知縣廖君墓碣銘

君諱翱字鵬興又字羽皋姓廖氏南海人曾祖迪康有

德事在邑志祖文璧諸生父崇衣

覃恩贈文林郎君少英俊甫弱冠卽以文名於時嘉慶二十四年省試第一越八年舉進士第出爲山西定襄縣知縣君素講陸王之學又官山西其地北控雁門西據潼關古稱四塞之國君奉檄所歷必究其山川阨阻益以經濟自期姍姍不肯徇大吏意求進取居久之歲大祲定襄米石錢至萬君請發倉平糶故事減時值三之一君以爲米石錢七千猶不足濟民乃抑市價以報大吏旣宿憾君不親附又以他縣米值皆昂獨定襄值不及萬錢疑其冒賑大怒委員按之當是時飛檄如霆

民心洶洶慮君得罪且去則走白於委員鳴其故頃刻間數千人委員以白大吏事乃寢然君終強項如前日未嘗有幾微患失意座主吳侍郎其濬嘗稱其才於巡撫某又以書語君君婉言以不願遷調辭或勸君輒面赤持不可獨視民疾苦則切切如恐失之有訟獄者溫言譬喻務得其情以解或以逋賦逮輒寬其期遣去不施撲笞以故民不忍欺循聲載道口傳以熟大吏尋悟方且倚用遽遘疾卒於省邸年五十有二時道光十六年正月也士民哀臨數百人欲祀君名宦祠格於例附其主晉昌書院嗚呼以君之能文且才旣登第爲邑宰

七歲不得遷將遷矣遽卒不能究其施可痛也已生平  
好學雖簿書委積不廢經史著詩繹尙書繹四書繹若  
干卷秦隴行紀一卷皆可傳娶林氏生子男一人大廷  
女一人君卒之明年十一月某日葬於西樵白山之原  
其族弟舉人灼習知君屬予銘不獲辭銘曰騏驥弊於  
鹽車杞梓摧於構欄闕戟犀渠用爲儲胥蘊光不舒以  
昌其書

儀君墨農墓志銘

君諱克中字協一又字墨農其先山西太平人也曾祖  
型祖繼極父埇邑學生就職鹽運使司知事分發廣東

知事家食時娶盧太孺人生克勤及宦遊廣東納李孺  
人生克已泉君知事卒歸葬太平克已偕君奉母李反  
居番禺遂爲番禺人君少有奇氣讀書經目成誦嘗遊  
街彈縱觀告令歸背文不遺一字人咸異之嘉慶二十  
二年今相國儀徵公節制兩粵延方聞士修廣東志以  
君爲採訪絕幽躋險剔苔捫碑多翁學士金石畧所未  
著錄者儀徵公材之金谿戴尚書觀察高廉故善君詞  
及君至數損騎從詣寓邸談藝不倦廣東志成儀徵公  
開學海堂課士君和方孚若南海百詠一日夜哀然百  
篇儀徵公益奇之陳觀察觀樓楊方伯桂山黃潮州霽

青錢給諫心壺顧茂才千里江上舍鄭堂皆折行輩論  
交高麗客卿李蕩船遇君京師傾倒甚君旣南還蕩船  
萬里郵詩索和由是名益震然南北試屢躋於有司道  
光十二年程侍郎春海典試廣東搜遺卷得君策大賞  
之中式舉人君性倜儻好俠旣成孝廉益讀書有利濟  
志十四年夏廣州官窑大水決堤室廬傾蕩居民流徙  
值君南還今尙書祁公巡撫廣東請爲記室君言水患  
所由非濬靈洲渠勢不足殺祁公倚任之三閔月戴工  
積勞發背瘍幾殆久之少愈則又念丙丁龜鑑言請建  
惠濟倉周一年經營謀畫或達旦不寐以此疾作卒卒



年四十二時道光十七年十二月癸亥也嗚呼釗與君  
仲兄同學時君僅十歲及同修通志同疏靈洲渠同建  
惠濟倉同爲學海堂學長嘗以見義勇爲多君十一月  
侯孝廉康卒君方謀周其身後越月而君亦卒可哀也  
已初娶楊先君卒妾林生子文繼尙幼其仲兄以明年  
四月丁巳葬君於白雲山麓貓兒岡丁癸未丑之原乞  
銘銘曰生奚喜死奚傷立不朽在脩名渠之水流湯湯  
倉之穀積穰穰千百禩人不忘考實行視銘章

面城樓集鈔卷四終